

古風·寧·寧
Gu Feng · Ning · Ning

朝辞将军去，暮遇山中匪……
Z
I
N
G
F
E
I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宁非/狂言七笑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892 - 9

I. ①宁… II. ①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9439 号

书 名 宁非

作 者 狂言七笑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古月珊 杨 晨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芯 伊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43 千字

印 张 21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892 - 9

定 价 28.00 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

- 第一回 【头胎就小产，将军很不满】／3
- 第二回 【腐骨蚀心丸，其臭不可当】／9
- 第三回 【辣手对毒肠，下手先为强】／15
- 第四回 【锅灰变毒丹，秋雪惨遭殃】／21
- 第五回 【盗药需盗好，骗人要骗倒】／27
- 第六回 【老虎落平阳，要被母犬欺】／33
- 第七回 【送走母夜叉，醉汉又敲门】／40
- 第八回 【丈夫如宝剑，妻妾似剑鞘】／46
- 第九回 【马善被人骑，人贱被天收】／53
- 第十回 【只疼新人泪，哪闻旧人哭】／58
- 第十一回 【一女出逃夜，两男离府天】／64
- 第十二回 【独走阳关道，挥袖忘前尘】／70



目 录

【目次】/86

- 第十三回 【人去楼已空，惶然无觅处】/77
- 第十四回 【引弓双流箭，寒血溅五尺】/83
- 第十五回 【离虎入狼窝，单弓搏生途】/89
- 第十六回 【怒发冲冠为逃妻】/97
- 第十七回 【锅铲横飞鹿倒毙】/103
- 第十八回 【雁过山上黑旗寨】/109
- 第十九章 【满山尽是搓澡男】/116
- 第二十回 【暗潮涌动难自禁】/122
- 第二十一回 【夫唱妇随好恩爱】/127
- 第二十二回 【压寨奶娘的心事】/133
- 第二十三回 【追风逐影过山门】/139
- 第二十四回 【隔山相望人不识】/145
- 第二十五回 【衣带渐宽人憔悴】/151
- 第二十六回 【杀鸡拔毛不做声】/157

第二十七回	【人比黄花瘦十分】/163
第二十八回	【清泉水流浣人衣】/169
第二十九回	【乌云罩顶印堂黑】/175
第三十回	【汤汤水水惹纷争】/181

第三卷 阵前 / 187

第三十一回	【车震马喧哗】/189
第三十二回	【香痛的表白】/196
第三十三回	【吉祥的一家】/202
第三十四回	【骑虎难下式】/208
第三十五回	【突兀的袭击】/214
第三十六回	【甘苦的微妙】/220
第三十七回	【勃然之怒意】/226
第三十八回	【幸福的距离】/232
第三十九回	【晨起操练勤】/239
第四十回	【重逢仅咫尺】/245

目 录



第四十一回	【淡淡的暧昧】/252
第四十二回	【转向的靠山】/258
第四十三回	【众聚集英堂】/264
第四十四回	【百步穿杨手】/270
第四十五回	【相见唯恨晚】/276
第四十六回	【风水轮流转】/282
第四十七回	【分流合击之】/288
第四十八回	【日月可为证】/295
第四十九回	【月黑求婚夜】/302
第五十回	【风高定情天】/308
尾声	【携手乐山林】/315

番外集/321

番外一 叶云清 / 323

番外二 徐家茶铺 / 325

番外三 再定一亲 / 327

目录

【出府】





第一回

【头胎就小产，将军很不满】

宁非此刻躺在床上，身体正被一种铺天盖地的疼痛淹得透不过气来，一口气憋在肺里不上不下。她疼痛得睁不开眼睛，耳旁有很大的动静，听得出人员密集。

有年轻的丫头在低声抱怨，“二夫人年方十七，头胎就小产，将军很是不满，幸好大夫人也怀了将军的骨肉。”

“二夫人说她被大夫人推倒在了台阶上，将军是如何也不信的，大夫人同样也身怀六甲，哪有气力推得倒她。况且大夫人可是金枝玉叶的身份，荣宠深厚，何必与她这一介庶民计较。”

“说得是……”

宁非想要说话，又一波阵痛袭来，很快又晕了过去。昏沉了不知道多久，似乎闻到了丝丝缕缕的血腥味，还听到年老的婆娘很平淡地说：“这孩子果然是不能活的。”

然后就陷入了泥沼般的黑暗之中。

宁非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至少她所在的那个时候，没有什么庶民之分，男人也不会有三妻四妾，更不会有年方十七就头胎小产的，但她在昏睡中却感觉到下腹传来阵阵隐痛，浑身火灼般的难受，尝试着动了动手臂，却只有轻微的颤抖，紧接着就觉得有人握住了她。

一个男人说：“章太医，您看她这是如何了？”

“此次损伤太大，三年之内怕是不能生养……如若调理得宜，将来尚可恢复。”

“怎会如此……”那个男人似乎很沉痛，握着宁非的手也紧紧地攥起。

熟悉的温度和触感，挑起了烙印在这具身体里的深刻记忆，那些已经失落的过往的片段在宁非眼前明灭着。

宁非如今所在的身体原叫做江凝菲，身旁的男子名叫徐灿。

江凝菲从才记事起便被徐灿家收做了童养媳，单等长成了便要同徐灿圆房。两人本来是青梅竹马，年长八岁的徐灿对她也照顾有加。

可是命运从来不是世人所能把握的。江南徐家原是当朝徐社楣上将军的分家，徐上将军年老无后，便把徐灿过继到了他膝下。徐灿于及冠之年入了京城，自此与江凝菲分开。

徐氏一门是世传的武家，就算徐灿自幼在乡下长成，家里也不乏兵书弓械，生身父母遵从祖训，骑射之术不敢稍忘。徐灿入京二年，便随徐社楣在北疆立了功勋，又二年后，已封参将之职。皇家赞其智勇过人，赐下银林公主与其完婚，皇帝本以为徐灿会感恩戴德、欣喜无比，哪料到他却在朝堂上据理力争，言及家中早已有一童养媳尚未完婚。

旁人要是敢在朝堂上公然顶撞皇帝，早就被拖下去打三十大板以彰天威。然而世上既然有走霉运的倒霉蛋，同样也会有走狗屎运的幸运星，徐灿显然是个运势极强的人，皇上不但不以为忤，反而觉得他用情专一，不为富贵功名所动，对他更是赞赏。遂下旨命他与公主完婚后，可娶童养媳为二房平妻。

而时年十六的江凝菲仍对徐灿念念不忘，听闻他在朝廷坦言与自己的私事，更是情根深种，只可惜心思单纯的江凝菲却不是银林公主的对手。

银林公主见惯了宫廷里的龌龊事，嬷嬷们更是自小就教导她如何能在家族里成为一家之长。面对江凝菲这个二房，银林小心翼翼地收起了天家公主的高傲，成天妹妹长妹妹短地与江凝菲套近乎。

渐渐地，徐灿逐渐发现公主并非如他预想的那般不易相处，又兼银林擅长打扮自己，语声娇柔，体态如弱柳扶风，勾引得他渐渐移转了注意力。由此开始，银林公主便开始施展起诸般嫁祸手段，把单纯的江凝菲在徐灿面前搬弄成了一个吃味善妒的女人。

而这次的小产，已然让年方十七的江凝菲怀着不甘香消玉殒，但属于她的魂断神伤、冤屈悲愤，仍旧在这个身体里缠绕不去。

宁非承受着身体之痛，同时也在体味着那种被爱人厌弃背叛，却无力挽回的苦楚，前事虽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可如今却要由她承担。宁非想，如果没有银林公

主，江凝菲或许能与徐灿相守一生，可恨那个被夹在银林与江凝菲之间的徐灿，以为女人们都如同江凝菲那般没有心机，却不知道女人们之间也能耍那么多花枪。

十天后，宁非总算能够下床行走。按照当朝习俗，月子期间其实不能落地，宁非乃是小产，月子仍然是要坐完的。丫环们不乐意照顾她，房屋里空空落落的只有她一个人，于是终于有机会出屋透气。

时值冬日，空气很是干燥冰冷，宁非在院子里信步而行，裹紧了裘衣也遮不住寒气。徐灿的府邸不大，景致布局却是精心的。此时水池子冻结了一层厚冰，四处皆是冬季萧瑟之意。

宁非前世死得冤枉。或许天可怜见她平生没有罪过却惨遭枉死，便打发了她过来接受新生，然而这新生……她复生后的几个晚上都被江凝菲饱含怨怒的记忆弄得无法熟睡。宁非知道徐灿对于江凝菲有多么重要，然而可惜的是，那种男人在这个朝代或许是个不错的托付终身之人，却不是她宁非的那盘菜。

宁非活着的时候是个很年轻的律师，用这个时代的话来说就是“讼师”。世人对此职业褒贬不一，但有很多人都认为当律师的人都不会是什么好鸟，坑蒙拐骗样样会，还个个都是行家。而宁非本心其实并不坏，只是经历的人生百态多了，诸般手段都已学得齐备拿手，心眼也七窍玲珑，让她遇到像江凝菲这样的处境那就根本不会吃亏。

她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深刻体会到这个身体的气虚孱弱。正走着，就听见疏落的竹林处传来人声。

竹子在北方不易成活，也不知道是哪里寻来的异种，大雪之后依然青翠，枝叶并未落尽。就在斑驳掩映之中，宁非听到似是耳熟的声音，“凝菲妹妹暂时不能生养，上将军那边还盼着夫君您能为徐家多接续香火，我看还是再给您添一房妾如何？”

“总是不妥，家里平白添个生人我也不习惯。”

“夫君这时候就说不习惯生人了吗，那我以前不也是生人吗，难不成夫君如今还嫌弃我？”

“公主……哎，你这又是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宁非这会儿已经能够看见说话的两人，正是江凝菲记忆里的徐灿与银林公主。只见公主肚子隆起，徐灿脸上带着几分疼惜，几分无奈，轻声细语地哄劝着公主，一只手还在她腹上揉着。

徐灿身姿挺拔却不威猛，很有传说中儒将的气度，在大雪地里，笔直的身躯那么一站，暗灰的披风自肩头直挂到脚，让宁非一见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有职业因素在内，宁非善于识人。徐灿这样的男子，眼端鼻正目不斜视，嘴角犹带笑容，并非不近人情，平素行事也应当是光明磊落的。这样的人能够在战场上出头露脸，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识，恐怕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兵戎战阵尚不流行诡谋制胜。

宁非到现在还没有身为当事人的自觉，而像个第三者一般疑惑地观察他们。依她的性格，不会觉得如果被撞见了会尴尬，毕竟人家谈论的是她的“宿主”，她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，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了解清楚才行。

银林和徐灿说着说着，忽然扯到江凝菲善妒的事情上。

银林说：“虽然妹妹心眼有些小，却不是带了坏心肠的，她全心全意都在你身上。夫君切莫要以‘善妒’之名出妻啊。”

宁非闻言，几乎要抚额哀叹。江凝菲啊江凝菲，难怪你败得如此惨烈，徐灿的青梅竹马明明就是你，最后却落得他百般不信任，看看人家银林公主多会说话。她当下是如此想，又过一段时间才知道，原来银林之母原为浣衣房的使女，因手段高明，不断排挤了其他宫人，才终于得到了近身服侍皇帝的地位。银林自幼耳濡目染，最知道如何能获得男人的怜惜。

徐灿说道：“容你担待她的任性了。此番小产，明明是她不小心摔了，还说是你推她，若不是有管家和丫环作证，我险些冤枉好人，府里总是劳烦你操心劳神的。”

“夫君快别这么说，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嘛，怎能如此生分？”

徐灿情深意切地把银林搂在怀里道：“我记得她年幼时聪明可爱，女大十八变，原来这变化的，不仅仅是仪容外貌啊……”静默了一会儿又说，“看我说到哪里去了，不谈她了，省得烦心。”

语毕，若有意似无意地瞥了宁非所在处一眼。仅仅一眼，宁非似乎就已看到了警告的意味。

银林公主安心地合眼倚靠在徐灿胸前，他体贴地抖开自己的披风连人遮盖了。

与一片疏竹相隔，宁非与徐灿默默地对峙。

徐灿自是一早就发现了江凝菲的靠近，他看见这个青梅竹马今日还能下床，便以为她好得差不多了。前些日子怜她小产陪了她两三个日夜，现在想来，一切其实都是她自作自受，假装摔倒还要诬陷公主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还害了腹中未出世的孩儿。



越是想得深，徐灿越是感到一股恼怒之气在胸中凝聚，但他却未察觉自己之所以那么气愤，不是因为情谊减淡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无法接受在记忆里那么完美可爱的妹妹如今已变得善妒丑陋。

徐灿借了与银林公主说话的机会，句句都是对江凝菲的诛心之言。若是原本的江凝菲，恐怕听了要伤心欲绝吧，只可惜他如今遭遇的却是无关痛痒的宁非，听了那些指桑骂槐的言语，脚步仍没有退却，脸上也不动声色。徐灿没料到江凝菲今日已经如此恬不知耻，还敢与他坦然相望而不带一点惭愧之色。

宁非叹了一口气，觉得寒意沁人。这个冬日很冷，她抬头望向天空，不知何时又飘起细碎的雪花。空气沁凉，半点儿城市喧嚣的尘灰都没有，死了就是死了，如今居然还活着，又要再经受一次生活的磨砺。只是她比江凝菲皮糙肉厚，早就什么都不怕了。

徐灿抱了公主离去，隐约觉得心有不安，她最后撇开视线看向天空的神情让他隐隐觉得不安。

冬日风大，宁非紧了一下自己的领口，随后也转身离去。

宁非一直都知道，因为记忆的积累和性格的差异，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。她如今既然已经承载了江凝菲的过去，就要担负起属于那个女人的生命轨迹。她现在不但是身体腐朽的宁非，同时也是灵魂消散的江凝菲，要好好地为自己打算，不能再重蹈覆辙。

她本不是一个心思郁结之人，可看见徐灿和银林公主在眼前诋毁身体的原主人，不觉还是涌起了烦郁之感。

沿了铺满石子的小道回去，宁非的足底被冰雪冻得生疼。下人们早就不把江凝菲当成能够受人尊敬的主子，在琐事上也无人真心替她打算，就连过冬的鞋袜也还是入秋季节穿用的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属于自己的院子，两个男丁正在不住地说笑，挑起扫帚将落雪抖到对方衣领里嬉闹。他们见到她进院，都闭了嘴住了手，安安静静地扫雪，神色间却很是不屑。

宁非只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两位大哥，敢问秋雪姐姐去哪里了？”

秋雪是将军府里派给她的丫环，几日来的医药饮食都是她负责的，因已是二十七八的年纪，江凝菲以前也不敢如何使唤她，只以姐姐称呼。

宁非叫她不过是想要一双能御寒的冬靴。

其中一个男丁回答：“公主遣人来询问二夫人的状况，秋雪姑娘是往银杉园那边

去了。”

宁非答谢一声，就进了自己的卧房。

徐灿府上几个小院的东厢内室都挖了地火龙，又称地龙，冬日里在户外火膛里烧火，焰头就会灌入地下管道中去，烘得一屋全暖。每年冬季，朝中都会给府上补给一定的炭火柴资。

宁非所在的屋子虽有地龙，却常常不能按时填得上柴火。晚间还好，柴火丫头会记得添置度夜的炭块，可到了早上，丫头们一般会先去把徐灿和公主房里的地龙弄妥帖了，才记起还有一个产后体虚的二夫人，更甚者还会直接遗忘。

主人用地龙就足够，所以屋子里连火盆都不曾备有。如果火膛里缺了薪柴，屋内便比丫头长房还要冷些。

宁非不是不想管，只是现在精力还是不济。想她当年也都是在吃饱喝足精神好的情况下，才能咄咄逼人地一个接一个地设下套子让人跳，如今这境况……还是先把精神养足了再去调教那些狗眼看人低的狗腿子们吧。

这么想着，她脱下外裳铺在被子上压风，然后一骨碌钻进棉被里瑟瑟发抖。没有为她暖床，被窝里自是寒冷如外面的空气，待过了片刻才终于觉着好了一些。

宁非半翻了个身，脸贴在被角昏昏沉沉地就要睡去。

内室卧房里安静异常。

就在这时，宁非裸露在空气中的耳朵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响动。她略睁开眼，猛然惊觉眼前明晃晃的一片——是一把亮灿灿的匕首抵在自己脸上。晃眼之间，恍惚看到一个男人逆光站在床前。

她微张了嘴想要询问，那把匕首就势探进口中，冰冷的杀意直贴在她舌根上，那男人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若叫我就割断你的舌头。”

宁非略回过神，终于看清来人的样貌——他鼻梁高挺，眼眶深陷，棕褐色的粗布衣衫上被利器划开了不少口子，露出里面略显惨白的皮肤，许多地方被血涸了，凝成黑褐的硬块。看上去很是落魄，难得居然没有一丝异味。

宁非瞪大了眼睛，傻张着嘴也不发出任何声音，脑袋里则是急速运转起来，左思右想该如何才能摆脱眼下的情境。

这个人也不知是什么身份，发色和眸色都是淮安国人的样子，可是面部轮廓犹如刀削，比起淮安国人稍显扁平圆润的面目又是不同。莫非是徐灿的仇敌？



第二回

【腐骨蚀心丸，其臭不可当】

宁非以为他是徐灿的仇敌，低声地啊啊两下，用眼睛百般示意他把匕首拿走。

入室歹徒觉得她十分配合，便道：“你若是不叫，就眨两下眼睛。”

宁非毫不犹豫地眨眼，那把匕首才终于从她嘴里抽出，但境况依旧没多大改观，因为歹徒用匕首抵住了她的脖子。不过她总算得以说话，开口便立即撇清自己与徐灿的关系，“你找错人了，应到银杉园里劫持银林公主才对，我在这徐府里说不上话的。”

歹徒目光灼灼地逼视着宁非，片刻后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的笑意，“原来这就是徐灿将军府上？难怪……难怪……”

他干咳了两声沉下脸来，自怀里掏出一枚泥黑色的药丸，送到宁非的嘴边说：“看你这个小姑娘还挺聪明的，饶你不死。若想要活命，就把丸子吃了。”

宁非心里一凜，暗想再温和的歹徒也是歹徒，眼见那枚黑漆漆混着湖绿色的药丸逼近自己的嘴唇，心知这不定就是腐骨蚀心的毒药，咬紧牙关就是不张口。

他看见宁非如同硬脖子鸡一般梗了脖子就是不张嘴，无奈地又掏出了匕首，在她锁骨上略压了一下，宁非感觉到锐痛，立刻有血渗出。

“实话告诉你，这是我自制的腐骨蚀心污泥丸，你要是听话，待我养好伤后便赐你解药，否则一个月之后，就让你五脏六腑烂成一摊稀泥，死前苦不堪言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。”他说，“吞了。”

宁非心知这次逃不过了，只得张嘴把丸子含了进去。

入口就是一股浓郁的汗臭，臭得她嘴巴一张就要把那枚所谓的“腐骨蚀心污泥

丸”喷出去，可歹徒捂着嘴巴在她喉咙上一掐，硬逼宁非吞了下去，放开手时，宁非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她双手捂了脖子，伏在床边连声呛咳，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，可哪里还咳得出那枚让人遭罪的丸子。

那人见她咳不出来，心里也自得意，说道：“这可是我老叶家的不传之秘，独门特制的药丸，入口即化，吃进去还想要再吐出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宁非好不容易缓过了气，眼角犹自湿润，抬头看到那人如此得意的样子，心想这就是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，若她在前世，哪有人敢在老虎头上动土？宁非忍不住说道：“你确定这是毒药而不是你身上的老泥搓的？臭成这个样子。”

那人愣了愣，“我放在衣服里贴肉放着，自然带了身上气味。”末了，脸上又浮起存心要恼人的那种笑，“你宁愿这是毒药呢，还是宁愿这是本大爷身上的老泥？”

宁非一脸痛不欲生，“如果这真是你身上老泥搓的，那就不劳您下毒了，我立刻就跑到恭桶那儿吐死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”那人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，最后还是安慰她，“你放心，这真是毒药，你让我在这里疗伤，我走前会把解药留给你的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他说到此处，忽然很没有歹徒形象地打了个大喷嚏。

宁非被他压在床上，满头满脸都被喷了唾沫星子，气得她咬牙切齿，可匕首还压在脖子上呢。

歹徒脸色僵在那里，然后抽抽鼻子，很抱歉地说道：“是我不对，不应该对着你打喷嚏。”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的袖子往宁非脸上抹。

宁非赶紧告饶道：“大叔您行行好，反正我毒药也吃了，又识时务，您把匕首撤了就好，我自己擦。”

歹徒露出白亮亮的牙齿笑了，“你说得对，倒还真找不出这么识时务的女人了。”说罢把刀子撤开。

宁非赶紧坐起来，暗祷此人千万别有什么甲肝、非典、禽流感之类的病，否则自己可真是被害一辈子了。

她起身去外面，到丫头长房里，找到一壶温在火盆上的热水，拿回来倒在铜盆中，仔细地擦干净脸。她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身体还虚着，早上出去吹了阵风就觉得脑袋晕乎乎的难受，现在这关头可不能碰冷水。

哪知道后面那歹徒还在感叹地说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洗个脸还要用热水，殊不知外面的乞丐一年被冻死多少个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富贵人家。”

宁非深吸了一口气，心想江凝菲前世定然做了十恶不赦的坏事，今生总是遇人